



号角

Clarion

Militaria Collection Publication

世界经典制服徽章艺术

唐思 (Reichsrommel) 主编
谢亮 (孤单是永恒)



中国长安出版社

指文


 指文图书®

号角

世界经典制服徽章艺术



唐思 (Reichsrommel) 谢亮 (孤单是永恒) 主编

 中国长安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世界经典制服徽章艺术. 1 / 唐思, 谢亮主编. --
北京: 中国长安出版社, 2013.9
(号角)
ISBN 978-7-5107-0679-0

I. ①世… II. ①唐… ②谢… III. ①制服-服装艺术-世界②徽章-工艺美术-世界 IV. ①J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22773号

世界经典制服徽章艺术 1 (号角)

唐 思 (Reichsrommel) 谢 亮 (孤单是永恒) 主编

出 版: 中国长安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东城区北池子大街 14 号 (100006)
网 址: <http://www.ccapress.com>
邮 箱: capress@163.com
发 行: 中国长安出版社
电 话: (010) 85099947, 85099948
印 刷: 重庆建新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 × 1092mm 16 开
印 张: 17.5
字 数: 300 千字
版 本: 2013 年 9 月第 1 版 2013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07-0679-0
定 价: 88.00 元 (精)

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联系退换

出版寄语

国防的点点滴滴，依靠的是人民的热爱与支持；军事文化的点点滴滴，依靠的是军迷的痴迷和奉献。惟愿号角越办越好，惟愿更多的人喜欢军事文化！

——刘猛，知名军事题材电视导演

《号角》是国内不多见的以勋赏文化为主题的独门文丛。以军服、勋章为切入点，深掘史实，精讲兵戎，勾连审美，旁通政制。一声号角，带起一曲战争艺术的交响。祝这一声号角给中国文化建设中还比较薄弱的军事文化声部，注入黄钟大吕般的雄浑与恢宏。

——朱克奇，深圳广播电台主持人，知名军事评论员

看过不少军事杂志，但被《号角》深深折服了，严谨的风格，华丽的包装，偏执考究的细节……在想，什么样的主编才会制作出如此作品呢。和主编交了朋友，为他的对勋章制服的痴迷般挚爱所佩服，真汉子不一定是豪言壮语，大碗喝酒，一本竭心的文字同样体现豪迈，想到了当年的自己。祝《号角》越走越远。

——刘子军，知名军事评论员

每个收藏品背后，都承载着一段历史，或者都有一个曾经真实的英雄，而军事徽章和制服的收藏，可以促使我们研究收藏本身背后的故事，来尽可能地接近真实的历史。希望徽章和制服文化，能够更多的融入到军迷的生活中。

——李晓健，“超级大本营”军事论坛主编

精美的制作，华美的服饰与勋章描绘出了壮美的军人本色！《号角》切实地做到了这些！

——宋毅，知名军事作家，《战争事典》主编

西点军校的校训为“责任、荣誉、国家”，而这三个词组凝聚成具有形态的，便是军人身着的军服以及佩戴的各种徽章。而对于这样的军服和徽章，迄今为止还没有一种中文丛书予以专门介绍，这不得不说是个遗憾。不过，由指文文化出版的《号角》目前已经吹响，这便是专门对于这种军人的荣誉和纪录予以详尽介绍的一种同时富有知识性和趣味性的丛书。在该丛书恢复出版之际，谨在此致以本人由衷的祝愿，希望本书也能够谱写下辉煌的荣誉。

——章骞，知名海军史学者

军事徽章和勋章是表彰军人战功的最佳载体，佩戴在军服上的每一枚勋章都是血与火凝结而成，作为一个老军迷，我也想探究每一枚勋章背后的故事，但受限于手头资料的缺乏以及对各国勋略制度的不了解，再加上网络时代以讹传讹的信息饱和，很难对各个国家的勋章有个综合全面的正确了解。不过翻起这本刚刚面世的《号角——世界经典军事徽章鉴赏》，我有了豁然开朗的畅快感，全书从多个角度对世界各国军事徽章进行了详细的介绍，不管是军事徽章勋章知识的扫盲还是进阶，《号角》都是一本不错的工具读物。

——肖宁，《兵器》杂志编辑部主任

旗章服制之事并非低级趣味，一个民族的荣誉感和尚武精神均由此而滋生。军品收藏研究为军学入门佳径，愿《号角》激励引领军友奋勇前行！

——余戈，知名抗战史学者

在淡出读者视野近6年之后，再次看到《号角》丛书的出版，实在是一件让人兴奋的事！自创刊以来《号角》杂丛书已经不只是各国军事制服勋章爱好者和军史爱好者相互沟通交流的园地，同时也是一本在国内军事圈里评价相当高的刊物。这次《号角》丛书的回复，是对我们广大读者的回应，同时我们也希望这本刊物不仅是收藏爱好者们的自说自话，而是真正能成为大家相互之间互动交流的平台！

——刘杨，知名军事评论员、军事作家

军事制服和徽章，在西方历来被称作男人的饰品，它们是军事历史和文化的浓缩，也是勇敢和责任的彰显。如果愿意，你可以跳出这一个个金属和织物的本相，去从中领悟它们背后的深邃内涵。祝贺《号角》丛书成功发行！

——王亚男，《航空知识》杂志副主编

勋章、奖章、军服是历史、尤其是军事史研究中绝不可忽略的重要细节，《号角》丛书以此为专门研究和普及的内容，不仅在大陆上首开风气，而且学术性极强，编者、作者们的良苦用心和辛勤努力令人敬佩，谨在此祝贺丛书问世，希望保持风格和专业性，以嘉惠学林和普及军服、勋奖章文化。

——陈悦，知名海军史学家、海军史研究会会长

角鼓铮鸣，金戈铁马，勋标争辉，胄甲探奇，谈收藏鉴赏会友，品兴衰成败往事，祝新号角丛书旗开得胜，大行其道。

——朱步冲，《三联生活周刊》主笔

由号角团队厚积薄发倾心推出的新《号角》，真如鸣响的号角一般，再度拨动着军事爱好者的弦。且不谈整部文集的制作精美，也不提篇篇佳作的条分缕析，光是著者们考证各种勋饰的精心和准确程度，就足以令人仰慕钦服。祝贺这部水准上乘的文集的问世，祝贺指文吹响了新号角！

——汪冰，知名军事作家，《帝国骑士》、《德国名将：曼陀菲尔传》作者

连夜看完手中的这本新《号角》，心中不由浮现出一个词——文心雕龙。相信《号角》的新生对于每一位军事爱好者都是一个福音。它不仅填补了国内在徽章与制服方面的研究空白，而且有力地促进了相关知识的普及。不飞则已，一飞冲天；一鸣惊人。

——刘晓，《极客》杂志社副主编

你是1/6兵人DIY考证派玩家的话，别犹豫了，就是它——《号角》再次响起！有板有眼，有根有据！

——ZIP，“兵人在线”社区主编

在我刚刚从事军事图书翻译时，就希望能看见这样一本书，既有可读性，又能为我这样的从业者提供某些参考和帮助。书中阐述的这些勋章，你可能听说过，也可能有些肤浅的了解，但对其来龙去脉及详细内情并不一定特别清楚；对我来说，掌握这些勋章的准确名称对日后的翻译工作不无裨益。

——小小冰人，著名军事图书翻译专家

合作伙伴



德国Hermann Historica拍卖行



德国Bene Merenti拍卖行



超级大本营论坛 (<http://lt.cjdbby.net>)



湘泉雅集网站 (<http://www.quancang.com>)



战甲军品资料网 (<http://www.junpin360.com/>)

国际顾问

Detlev Niemann

Igor Moiseyev

Roger James Bender

Sascha Weber

Gordon Williamson

Neil Stewart

Christopher Ailsby

Christian Lehrer

Sascha Zimmermann

致谢

本书在编辑出版过程中，得到了国内制服徽章收藏界众多朋友的大力支持，在此表示由衷的感谢。他们是（按姓氏笔画排列）：

于剑（北京）
马宇驰（浙江上虞）
王宁（北京）
王彤阳（北京）
王栋（北京）
王晓宇（广东广州）
王雷（四川成都）
叶盛（江苏南京）
吕小洁（北京）
乔磊（北京）
朱与善（上海）
向上（北京）
刘方舟（北京）
刘有全（广东广州）
刘志斌（北京）
刘岩生（北京）
刘海鹏（北京）
刘萌（北京）
刘璠玮（北京）
孙捷之（江苏南京）
杜超（广西南宁）

杨卫国（广东广州）
李文浩（辽宁沈阳）
李伟（北京）
李旸（韩国首尔）
李岳（北京）
李楠（北京）
李晓铭（山东青岛）
李雁翀（北京）
吴侃（上海）
宋宁（北京）
张昊（天津）
张钢（广东珠海）
张萱（德国慕尼黑）
张翔（四川成都）
张腾（广东广州）
陈晖（广东广州）
林立（北京）
林建强（香港）
林臻（北京）
金乘龙（北京）

周光龙（云南德宏）
经涛（江苏徐州）
孟飞岩（北京）
查列（广东东莞）
俞磊（四川成都）
郑山（北京）
姚华（浙江宁波）
贾川（四川成都）
贾磊（北京）
夏永新（江苏镇江）
郭卫（河北任丘）
高笑（广东广州）
高翔（上海）
高雷（黑龙江哈尔滨）
黄灏明（广东广州）
崔劲波（辽宁丹东）
章帆（浙江温州）
强景明（江苏镇江）
裴斐（北京）
黎明（北京）

以及百度勋章吧和原战场军事社区的“战友”们。

CONTENTS

目录

-
- 1** 前言
 - 2** 苏联红旗勋章鉴赏
 - 40** 双龙宝星：第一枚中国勋章
 - 64** 德意志的骄傲：德国1939年版铁十字勋章鉴赏
 - 124** 工农代言人：图说前苏联及各加盟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代表证章
 - 162** 前进，达瓦里希：苏联国家荣誉制度发展简史
 - 200** 红色普鲁士：民主德国国家人民军陆军制服徽章鉴赏
 - 234** 万国勋章汇（A）
-

前言

2007年，三五好友怀着对制服徽章收藏的一腔热血，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创办了华文世界第一本关于制服徽章收藏文化的丛书。踌躇满志的我们，为丛书定名为《号角》，希望通过它让更多的人了解这一领域，藉此吹响推广军事收藏文化的号角。为此，我们诚挚邀请了国际上几位知名的军品收藏专家担任《号角》的顾问，在文章的选题和内容上也追求精益求精。

创办之初的《号角》如初生婴儿，踉跄成长的过程幸而得到了不少读者和友人的支持，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迈入国际前列的坚定步伐。例如，第一期发表过一篇有关朝鲜国旗勋章收藏指南的文章，尽管目前世界上已有数本关于朝鲜勋章的著作，但迄今为止尚未有比这篇文章更详细的介绍；第三期《第三帝国装甲突击奖章版本赏析》详尽介绍该奖章的所有版本，而在此后近两年时间，另一本关于该章版本的专著才在国际上问世等等。此外，《号角》关于中国徽章制服的内容，堪称独一无二，其中第四期关于解放战争时期纪念奖章的文章已经成为众多收藏者的专业指南。

然而，出于种种其他原因，在顽强地坚持了一年之后，出版了四期的《号角》于2008年年底暂停出版。但是，在老《号角》停办之后，反而有越来越多的收藏者知道了这一丛书，并通过各种渠道与我们联系，表达出惋惜之情。我们在自我反省的同时，也不断加强与国内外专业同行的沟通，还将老《号角》赠予德国好几家专业军事收藏品拍卖行，他们的专家顾问在翻阅了《号角》之后赞叹不止，出乎意料在中国还有如此深度专业的研究丛书。与此同时，老《号角》在香港、台湾以及国外数家网上书店的热销让我们欣慰不已，并由此振奋了重振《号角》的决心与勇气。

毋庸讳言，制服徽章在收藏界确实属于一个小众分支，比不得瓷器书画古董收藏的悠久历史与广泛普及。但是，这个领域的收藏乐趣从某种程度上而言，更是打开了一扇通过制服徽章了解人类历史的窗户，想必是曲径通幽，别有一番韵味。

中国历史上并没有深厚的制服徽章文化传统。西方注重以勋章奖章来表彰功勋，而中国官场讲究的是以“加官进爵”的形式犒赏将领；西方以不同的制服配饰来区分敌我，而中国历来是通过“挂帅旗”的形式。西方的勋赏传统可以追溯到古罗马时期，并在贵族阶层兴起之后开始向巅峰阶段迈进，经历了近两千年的发展。在制服领域，欧洲从中世纪骑士团时代就已经具有完备的制服体系，而军服生产甚至在某些阶段成为部分地区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例如17世纪左右，保加利亚经济发展很大程度上归因于它成为奥斯曼帝国军服生产基地。在西方尤其是欧洲，几乎任何一个军事博物馆，徽章制服都是重要的展览内容，因此制服徽章成为国民军事素质教育的一个重要内容。而在中国，以上种种截至今日，也是没有发展起来的。

中国制服徽章收藏文化的根基尚浅，发展也较为缓慢，但我们仍然可以欣喜地看到国人已经开始关注这一领域。六年来，我们团队的各个成员也在不断成长与自我提升，绝大多数人坚持了制服徽章收藏爱好，并且在理论功底和收藏实践方面都有了很大的提高。我们对于如何做好一套专业的收藏丛书也有了更深的体会。在经历了六年的卧薪尝胆之后，我们终于做出一个勇敢的决定——将《号角》复刊。

于是，在经过半年的紧张筹备之后，新《号角》即将与大家见面。我们有信心再度获得大家的认可与倾心。新《号角》不但在内容上更加丰富，装帧上也更加大气。新《号角》将传承老《号角》的优秀本质，继续为广大读者朋友们介绍人类历史上绚烂夺目的制服徽章文化。我们相信，新《号角》一定会让诸位更加爱不释手，因为我们认为，新《号角》本身就将为诸位读者手中的收藏品。

号角，已经吹响；我们，将踏上新的征途！

唐恩 谢亮
2013年9月



授予空军少将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鲍尔切夫的七枚红旗勋章

苏联 红旗勋章鉴赏

作者：陈晓行^① 亚威

在苏维埃帝国纷繁复杂的勋赏体系中，红旗勋章（Орден Красного Знамени/Order of Red Banner）具有特殊的地位。作为苏俄设立的第一种勋章，红旗勋章用以表彰在保卫社会主义祖国中表现特别勇敢和无私忘我的个人，以及部队、舰艇、政府和集体组织。在1930年列宁勋章设立之前，红旗勋章一直都是苏联最高级别的勋章。随着1930年后其它勋奖章尤其是列宁勋章、苏联英雄称号等勋赏的相继设立，红旗勋章虽然在苏联国家奖赏体系中的地位有所变化，但仍为一种非常重要的勋章，在勋表中位于列宁勋章和十月革命勋章之后。

^① 陈晓行，国内苏联及俄罗斯制服徽章收藏者，主要研究苏联俄罗斯军服、军衔发展历史及苏联东欧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勋奖章等。



“红旗”诞生

根据1917年12月15日颁布的《关于全体雇员权利平等的法令》，新生的苏维埃共和国取消了原沙皇俄国的所有勋章、徽标，而以各种带有荣誉性质的手表、烟盒、枪支等代替。直到1918年8月3日，苏俄政府宣布了国家第一种官方奖励——“革命荣誉红旗”（Почётное революционное Красное Знамя），获得者将得到一面红旗，这是工农红军最为重要的标志。第一面“革命荣誉红旗”授予时任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军事和海军人民委员的尼古拉·伊里奇·波德沃伊斯基（Николай Ильич Подвойский）。同年8月13日，波德沃伊斯基致电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雅科夫·米哈伊洛维奇·斯维尔德洛夫（Яков Михайлович Свердлов），提议为红军设立自己的勋赏体系。1918年9月2日，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ВЦИК）的一次会议上，根据斯维尔德洛夫的提议组建了一个委员会，在阿维尔·萨



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1919年授予马拉霍夫斯基的金质嘉奖怀表

弗洛诺维奇·耶努吉泽（Авель Сафронович Енукидзе）的领导下商讨奖励给个人的勋章方案。委员会提出了两个可选方案：“红旗”勋章和“红色康乃馨”勋章。1918年9月14日，委员会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提出该议案，与会人员批准了“红旗”勋章的方案。两天后签署的《勋章条例》使得“红旗”勋章方案最终被通过并被采纳。

1918年9月16日，红旗勋章的第一版《勋章条例》由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正式颁布，条款如下：



现藏于俄罗斯国家历史博物馆分部的1920年授予209步兵师的革命荣誉红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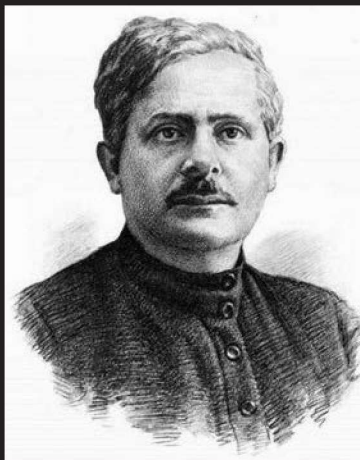
1917年时的尼古拉·伊里奇·波德沃伊斯基。他是策划十月起义的军事三人小组成员，革命成功后历任俄罗斯和乌克兰最高军事领导人。虽然后来地位不断下降，但最后得以善终



雅科夫·米哈伊洛维奇·斯维尔德洛夫，俄共（布）和苏维埃俄国领导人之一，列宁的亲密战友，时任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



阿维尔·萨弗洛诺维奇·耶努吉泽，跟斯大林一样是格鲁吉亚人，布尔什维克早期领导人，某种意义上可以称作“红旗勋章之父”



1. 勋章授予所有直接参与战斗并表现特别勇敢和无畏的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公民。
2. 红旗勋章上的红旗图案，或迎风招展，或折叠成形，或裁剪成三角。
3. 随红旗勋章一同颁发的还有一张特别的证书，其文字内容如下：“全俄工人农民及红军和哥萨克代表苏维埃代表大会中央执行委员会，[称呼] [获得者职务姓名]因在与社会主义祖国的敌人[何时何地，在何种情况下]战斗中表现优异而授予他“红旗”勋章——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象征。“红旗”勋章佩戴于胸口。特以此证。”
4. 核准与授予勋章的权力仅属于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
5. 红军、红海军与志愿部队的所有司令员和政治委员有权提交勋章授予申请。

由于这是苏俄的第一款勋章，所以条例还要求向获得者对勋章的意义等内容进行简单的讲解。

由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颁发的红旗勋章获颁证书



1925年革命军事委员会的一次会议

正如在当时的一份名为《什么是红旗勋章，谁佩戴它？》（Что такое орден Красного Знамени и кто его носит?）的小册子中所讲的那样：“红旗勋章是全俄工农红军及哥萨克代表苏维埃代表大会中央执行委员会给予为革命和工农政府做出勇敢和无私贡献的人员的唯一革命奖励。”

勋章的设计任务被委托给

苏联艺术家瓦西里·伊万诺维奇·丹尼索夫（Василий Иванович Денисов），但由于疾病困扰，红旗勋章的绝大部分绘图工作都交给了他同是画家的儿子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尔·丹尼索夫不到一个月就为新勋章绘制出了6个不同样式的方案。其中一款被委员会认为最能体现军事勋章的元素。上面的图案有：展开的

由革命军事委员会颁发的红旗勋章获颁证书





画家马柳金1922年创作的作家福尔曼诺夫像，现藏于国立特列季亚科画廊，画中作家佩戴有带衬底的全俄红旗勋章



画家斯特鲁尼科夫1929年创作的游击队员鲁涅夫的画像，现藏于国立特列季亚科画廊，注意其佩戴的红旗勋章均有红色衬底



最初样式的“全俄红旗勋章”，背面带有红色布质衬底

旗、五角星、犁、锤子、刺刀、镰刀锤子图案和橡叶花环。红旗上面有“Пролетарии всех стран, соединяйтесь!”（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标语。下方的红色绶带上写有“РСФСР”（“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的缩写）字样。

1918年10月4日，在奖励委员会成员的讨论中，设计者对这一版本的“红旗”勋章的外形做了一些修改，并得到了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同意。

勋章高41mm，宽36.3mm，整体大致呈圆形。主体图案是一面展开的红旗，上面有“Пролетарии всех стран, соединяйтесь!”字样。勋章底部花结延伸出两束橡叶环绕着章体；中间的白色珐琅质基底上有交叉着的旗杆与火炬柄，以及刺刀、锤子和犁图案；覆盖在其上的是一个凸起的倒五角星；中央的镰刀锤子图案周围环绕着月桂枝；五角星上面的两个角被红旗遮盖住；橡叶花结上方的红色绶带上有“РСФСР”字

样。红旗、五星和下方的红色绶带为红色珐琅质；刺刀、锤子和犁为氧化银；橡叶、月桂枝和中央的镰刀锤子党徽以及所有文字为镀金。

勋章材质为银质，含银重量为 $22.719 \pm 1.389\text{g}$ （1975年9月18日的数据），全重为 $25.134 \pm 1.8\text{g}$ 。

勋章为圆盘式结构，利用章体背面的螺杆和配套的圆盘别在衣服上，佩戴于左胸。在冬季则将一枚布质勋章缝在衬衫或夹克上，而原章直接佩戴在大衣上。早期的苏俄“红旗”勋章的背面有一个布质红色花结，后来被取消。

首批获得者

现存的首批“全俄红旗勋章”获得者的官方名单在专家学者中引发了一系列质疑。部分问题归咎于授予连续编号勋章时条令的错配，更多的问题则是由政治上的权宜而反复敲定名单所导

致的。

从时间上来讲，首位获得者是内战英雄瓦西里·康斯坦丁诺维奇·布柳赫尔（Василий Константинович Блюхер）。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在1918年9月28日发布的授勋档案中写道：“前索尔莫沃造船厂工人，车里雅宾斯克革命委员会主席，在他的指挥下，零散的红军和游击队在乌拉尔奇迹般地转战1500公里，与白军进行了激烈交战。”此外，他还是第1号红星勋章（Ордена Красной Звезды）的获得者。

然而，托洛茨基对已生产出来



一批获得全俄红旗勋章的杰出妇女



时任远东方面军第3军指挥官的布柳赫尔

本打算颁发给布柳赫尔的那枚红旗勋章质量并不满意，因此彼得格勒造币厂只能再制造一枚新的红旗勋章。于是，布柳赫尔在6个月后的1919年5月11日才收到了编号为114号的红旗勋章。直到1937年，在他强烈要求下，才换回本该属于他的第1号红旗勋章（但也有文献称这个故事是关于亚基尔获得的红旗勋章）。而原本要授予他的那枚1号红旗勋章，辗转三年后，变成了第四次红旗勋章（正面带有数字4）授予了法布里奇乌斯。这里需要多说几句的是，布柳赫尔跟中国很有渊源。他曾在1924年10月及1926年5月两次受苏联政府派遣抵华任广州国民政府军事顾问，参加东征、北伐战略的策划，得到蒋介石的重视。在1929年中东路事件中，他又指挥苏联红军击败了东北军。1938年，他在张鼓峰事件中指挥苏军与日军作战，但同年死于大清洗，直到1956年才获得平反。

第2号勋章的获得者给历史学家的研究带来了许多困惑。1918年9月28日下发的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命令表明第2号红旗勋章授予了在夺取喀山战斗中表现突出的瓦西里·潘纽什金（Василий Лукич Панюшкин），但现在很多资料显



彼得格勒军事学校教官在获得全俄红旗勋章后合影，照片摄于1922年

示第2号勋章的获得者是红军领导人扬纳·伊曼纽尔诺维奇·亚基尔（Иона Эммануилович Якир）。不过，亚基尔的授勋命令是在1919年2月5日做出的，他因1918年秋在利斯基、克罗托雅克、奥斯特罗戈日斯克等城市附近的战斗中获胜而荣获勋章。造成这一问题的原因应该是当时授予亚基尔的勋章是由哈尔科夫的一个私人作坊制造的，没有等到造币厂制造的那枚官方勋章。当时那枚非官方制作的红旗勋章不知为何背后被刻上了数字“2”。

第3号获得者非常著名，他就是内战英雄菲利普·库兹米奇·米罗诺夫（Филипп Кузьмич Миронов）。一年后，他就以叛国罪被判处死刑，而后于1920年又被赦免并再次前往前线，担任第二骑兵集团军指挥官，并因在击溃弗朗哥白军的战斗中表现优异而获颁革命荣誉武器和第二枚红旗勋章。然而，1921年他因“反革命活动”再次被捕，在布特爾斯基监狱被枪决，而他那枚编号第3的红旗勋章却最终也没有拿到。

1920年时的宣传海报《你志愿参军了么？！》



苏联于1966年发行的有关亚基尔的邮票





有研究认为，约瑟夫·斯大林因为保卫察里津（实际是因保卫彼得格勒）而获得官方授予的第3号红旗勋章副本（该章现保存于俄联邦总统下属勋章管理局），尽管根据文献档案他是在1919年春获得的勋章，勋章编号是400（这枚勋章保存于中央列宁博物馆-国立历史博物馆分部里）。然而有资料显示，在米罗诺夫失宠并被处决后，斯大林将第3号红旗勋章据为己有。

根据官方记录，红军高级将领、拉脱维亚人扬·弗里茨耶维奇·法布里奇乌斯（Ян Фрицевич Фабрициус）在1919年3月10日获得了第4号红旗勋章。然而，一些历史学家认为这是后来为了填补勋章名单的空缺而刻意补上的。因为这枚勋章的命运不得而知，武装力量中央博物馆里收藏的法布里奇乌斯的所有勋章中并没有它的身影。20世纪80至90年代，一些出版物中显示第4号红旗勋章实际上授予给了涅斯特·伊万诺维奇·马赫诺（Нестор Иванович Махно）。马赫诺是内战时期红军重要将领，他的部队在1919年3月27日突袭马里乌波尔，阻滞了白

军对莫斯科的攻击，急剧扭转了红军的态势，因此获得第4号红旗勋章。但后来马赫诺与布尔什维克决裂并流亡国外，因此第4号红旗勋章被收回，使得功勋名单出现了空缺，于是官方将第4号红旗勋章重新颁发给法布里奇乌斯以填补空缺。但奇怪的是，没有任何与马赫诺有关的官方文件能支持这一结论，马赫诺本人也从未提到过获得红旗勋章，甚至在他在世时出版的回忆录中也从未被提及。只有一张模糊不清的照片显示马赫诺曾佩戴过一枚徽章，但徽章外形无法辨别清楚，不能确认到底是红旗勋章还是当时与红旗勋章外形十分相似的红军指挥官证章。此外，由于第5号红旗勋章于1919年3月2日授予了鲍里斯·默齐约维奇·杜明科（Борис Мокеевич Думенко），这一时间早于马赫诺攻占马里乌波尔，而马赫诺获颁勋章只会晚于马里乌波尔之战，因此马赫诺的第4号红旗勋章更充满疑问。

其他著名军事领导人也荣获过红旗勋章，譬如谢苗·米哈伊洛维奇·布琼尼（Семён Михайлович Будённый）就获得了第34号勋章。



佩戴有四枚带花结红旗勋章的法布里奇乌斯画像

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1919年5月8日的决议中规定了红旗勋章也可授予有功的战斗集体。决议中规定：已经获得革命荣誉红旗或海军旗的部队、舰艇再立新功，可以授予红旗勋章，并将勋章缀在革命荣誉红旗上。红军和红军中表现优异的部队、舰艇冠以“红旗”称号的传统即源于此。

苏俄第一批元帅，从照片中可以看出他们都是全俄红旗勋章的获得者。后排左边为布琼尼，右边为布柳赫尔；前排左边为图哈切夫斯基，中间是伏罗希洛夫，右边是叶戈罗夫

这张布琼尼的照片能够很好地观察红旗勋章及其他早期苏俄勋章的佩戴位置



1920年3月18日的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的命令中规定，以后将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名义向战斗集体授予红旗勋章和革命荣誉红旗。

由于红旗勋章是当时苏俄全国唯一一种军事勋章，而内战却仍在继续，因此，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在1920年5月19日决定，允许重复授予红旗勋章。两次以上授予的，在勋章底部花结处的白色珐琅质方块上有相应的“2”、“3”、“4”等数字。

多数第一次获得红旗勋章的人员很快就被再次授予。瓦西里·布柳赫尔五次荣获红旗勋章，法布里奇乌斯四次荣获红旗勋章，布琼尼由于服役多年而六次获得红旗勋章。

很多人因在内战中表现英勇，因此出现了大量多次获得红旗勋章的情况。两次获得红旗勋章的共计285人，三次的有31人，四次的仅有4人。除了布柳赫尔和法布里奇乌斯，还有伊万·费季科（Иван Фёдорович Фёдко）与斯捷潘·沃斯特列佐夫（Степан Сергеевич Вострецов）。

佩戴四枚红旗勋章的布柳赫尔



带有全俄红旗勋章的彼得格勒荣誉革命红旗旗杆头



佩戴三枚全俄红旗勋章的罗科索夫斯基



中央印刷的关于授予斯维尔德洛夫装甲汽车支队装甲车机枪手乌尔班11631号红旗勋章的证书封面和首页



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成员帕霍莫夫授予阿芙乐尔号巡洋舰舰长波林诺夫根据1927年11月6日的命令获得的红旗勋章



革命荣誉武器

1920年4月8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批准设立苏俄“革命荣誉武器”（Почетное революционное оружие）——一把刀柄镀金并镶嵌一枚“全俄红旗勋章”的军刀。这是授予“有特殊战功”的红军和 Red 海军高级指挥人员的最高奖赏。1920年8月8日关于设立革命荣誉武器的决定交由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讨论，但正式开始实施则是从1919年开始的。1919—1930年期间共有21人被授予过革命荣誉武器，他们是：

谢尔盖·谢尔盖耶维奇·加米涅夫

(Сергей Сергеевич Каменев)

1919年8月8日因1919年春夏指挥东方面军作战有力而获颁

瓦西里·伊万诺维奇·绍林

(Василий Иванович Шорин)

1919年8月8日因与高尔察克部队作战英勇而获颁

谢苗·米哈伊洛维奇·布琼尼

(Семён Михайлович Будённый)

1919年11月20日因与玛蒙托夫和什库罗所部作战英勇而获颁

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图哈切夫斯基

(Михаил Николаевич Тухачевский)

1919年12月17日因在与高尔察克部队作战及解放乌拉尔和西西伯利亚战斗中的卓越指挥而获颁

伊耶罗尼姆·彼得罗维奇·乌博列维奇

(Иероним Петрович Уборевич)

1920年4月8日因与邓尼金部队作战英勇并解放北高加索而获颁

米哈伊尔·瓦西里耶维奇·伏龙芝

(Михаил Васильевич Фрунзе)

1920年11月25日因在克里米亚与弗兰格尔军队战斗中的卓越指挥而获颁

现藏于俄罗斯联邦中央武装力量博物馆的沃斯特列佐夫的革命荣誉佩刀，请注意红旗勋章的尺寸有所缩小

克里门特·叶弗列莫维奇·伏罗希洛夫

(Климент Ефремович Ворошилов)

1920年11月25日因指挥部署第一骑兵集团军而获颁

菲利普·库兹米奇·米罗诺夫

(Филипп Кузьмич Миронов)

1920年11月25日因在克里米亚与弗兰格尔军队作战英勇而获颁

奥古斯特·伊万诺维奇·科尔克

(Август Иванович Корк)

1920年11月25日因在克里米亚与弗兰格尔军队作战英勇并攻克别里科普(Перикоп)和由松(Юшунь)一线而获颁

尼古拉·德米特里耶维奇·卡希林

(Николай Дмитриевич Каширин)

1920年11月25日因在克里米亚北线作战英勇并攻克刻赤城而获颁

谢苗·康斯坦丁诺维奇·铁木辛哥

(Семён Константинович Тимошенко)

1920年11月28日因在波兰前线作战英勇而获颁

弗拉基米尔·斯捷潘诺维奇·涅斯特罗维奇

(Владимир Степанович Нестерович)

1921年5月1日因在1920年数次战斗中作战英勇而获颁

雅科夫·菲利波维奇·巴拉赫诺夫

(Яков Филиппович Балахонов)

1921年2月2日因1920年10月突袭敌后而获颁

瓦西里·拉夫连季耶维奇·维尼科夫-别斯梅尔特内伊

(Василий Лаврентьевич Винников-Бессмертный)

1921年2月2日因1920年10月在北克里米亚突袭弗兰格尔部后方而获颁

亚历山大·伊里奇·叶戈罗夫

(Александр Ильич Егоров)

1921年2月17日因在1919—1920年间数次英勇战斗而获颁



早期的革命荣誉佩刀，请注意红旗勋章是镶嵌上去的